

皇清經解續編

皇清經解彙編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八十七

南菁書院

書古微八

邵陽魏源默深著

金滕發微上

周書第三篇
互見詩古微

問金滕之書古今聚訟馬鄭以鴟鵂貽於三監未征之前而以
罪人斯得爲成王誅周公之屬黨許慎王肅以鴟鵂作於三監
已誅之後而以罪人斯得爲流言起自二叔故辟位與辟法異
訓東征與東都東魯殊文皆以爲流言疑謗君臣之大變獨西
漢今文尙書家則不然謂成王以孺子繼統有管蔡四國流言
之變成王不疑周公猶孝昭冲年卽位有燕蓋上官逆亂之謀
孝昭委任霍光各因其時以成名漢書昭
帝紀贊又謂周公東征四國
是皇者以三公出爲方伯述職黜陟而天下皆正白虎
通義與馬鄭

古文說判然不倫如其說則君臣初無疑閒公何爲而貽詩天
何爲而風雷王何爲而始誚終泣各相乖刺者何曰是說之不
明蓋二千載矣語徵實則東漢不如西漢西漢不如周秦語知
道則眾人之見不可以測賢人賢人之事不可以論聖人請先
明秦漢尙書家之言而後申西漢三家詩之義書序曰武王有
疾周公作金縢武王崩三監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
誥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啟代殷後作微子之命唐叔
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作歸禾周公
既得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
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成王
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作將蒲姑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

邦作多方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此夫子

言也作雒解曰武王克殷乃歲十二月崩鎬建於岐周

孔晁乃歲

乃後之歲也建權塗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股東徐奄及熊盈以略周

召公內弭父兄外撫諸侯元年夏六月葬武王於畢二年又生

師旅臨衛攻殷殷大震潰降辟三叔俘獻殷民遷於九畢

孔晁注九

畢成周之地近王化也此尙書逸篇也書大傳曰周公居攝一年救亂二

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封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樂七年

致政又大傳以大誥列金縢之前此尙書今文家言也史記周

本紀武王崩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諸侯畔周乃攝行政

當國管叔蔡叔羣弟疑周公與武庚作亂畔周周公奉成王命

伐誅武庚管叔放蔡叔以微子開代殷後國於宋頗收殷餘民

以封康叔於衛晉唐叔得嘉穀獻之成王成王以歸周公於兵

所周公受禾東土魯天子之命

魯旅同聲字

作嘉禾初管叔畔周公

討之三年而畢定故作大誥次作微子之命次歸禾嘉禾次康

誥酒誥梓材其事在周公之篇魯世家曰武王崩成王少周公

恐天下畔乃攝行政當國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周公乃告

太公召公曰我之所以弗避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

我太王王季文王三王之憂勞天下久矣於今而後成武王蚤

終成王少我所以爲此將以成周於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

禽就封於魯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興

師東伐作大誥遂誅二叔殺武庚封康叔微子甯淮夷東上二

年而畢定諸侯咸復宗周天降福祉唐叔得禾異母同穎

母畝同

獻之成王成王命唐叔以餽周公於東土作餽禾東土已集周公歸報成王乃爲詩貽王命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訓周公又宋微子世家管蔡世家皆云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旦專王室代行政當國管蔡疑之乃與武庚作亂周公旦承成王命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此史遷問故孔安國蓋尙書古文家言也源於是爲之說曰書序言周公相成王將黜殷者一言成王黜殷伐管蔡伐淮夷踐奄歸自奄者六是成王年不甚少故能讀鴟鴞之詩悟金縢之策勝爵弁之服有歸禾之弟豈有襁褓負屨之朝故周本紀魯宋蔡世家皆咎管蔡流言周公奉成王命興師東伐誅武庚二叔周公在朝未嘗踐阼被疑出征未嘗專命明矣唐叔獻禾王命以歸周公於東而已不敢尸其功卽尊二公亦

不如尊周公其萬無疑忌明矣武王崩三監淮夷卽叛周公卽相成王黜殷與逸周書元年葬武王二年作師旅合與書大傳一年救亂二年克殷合與金縢居東二年罪人斯得合與書大傳大誥列金縢之前合與周本紀魯衛管蔡宋燕世家皆合是攝政七年并居喪居東數之其非居喪二年居東三年而後迎歸歸而後叛叛而後東征東征歸而後居攝七年首尾十二年之久明矣史記東土已集周公歸報成王乃爲詩以貽王與金縢於後公乃作詩之文合其作於東征事定以後非作於東征以前且并不爲武庚流言之事又明矣善乎魯世家述周公之謂二公曰我之所以弗避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太王王季文王斯言也其知聖人之心乎昔舜辟堯之于矣禹

辟雍之子矣益辟禹之子矣而伊周不敢辟者太甲成王之賢
且長不如啟而天下懷明德又未若禹之世周公之不有天下
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孟子言伊尹放太甲於桐民大悅
太甲賢復反之民大悅使成王果疑周公蹈太甲之故轍周公
必用居桐故事使其自怨自艾處仁遷義而後已豈有貴戚之
卿反不如異姓之卿乎昔者武王欲兄弟相後固薦公於天而
公不受矣

度邑解王告叔旦曰自發之未生至於今六十年未
定天保汝維朕達弟乃今我兄弟相後筮龜其何所

即今用建庶叔旦
恐涕泣共手云云

禱身請代仁智材藝自任而不疑公之能自

必於天審矣公羊子曰古者周公東征而西國怨西征而東國

怨周公何以不之魯欲天下之二乎周也

白虎通義巡守篇曰
周公入爲二公出爲

二伯中分天下出黜陟詩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言東征述職
黜陟而天下皆正也後漢書班固傳東平王蒼曰古者周公一

舉則三方怨曰
奚爲而後已

聖人所在朝覲謳歌訟獄皆歸往焉聖人得百

里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文王由方百里起化行六州
虞芮質成三分天下而有其二矧周公以大聖叔父之尊且親
主少國疑一旦先去以爲民望公出而二叔入二公不以疏閒
親武庚反得以外應內人心其尙歸沖人乎天下不歸沖人則
必歸周公西周治日敝東魯化日行天下方習於殷人弟及之
舊而震於周人傳子之新朝覲謳歌訟獄者皆不之武王之子
而之公公雖欲使天下復宗成王而不可得雖欲終守南河陽
城之辟而不能天下雖得聖人以爲君而聖人反不能以天下
讓其若以身告三王之初心何故憫然以身任天下而不敢辟
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弗辟而流言不行三叔遂畔矣

畔而成王命公東征二年罪人斯得天下復大定矣不曰東征而曰居東不曰管蔡武庚皆誅而曰罪人斯得者史臣緣周公心所不忍而渾其詞耳東山詩但曰我心西悲何嘗明言其事哉然東土已集周公歸報成王何以復貽鴟鴞之詩史則曰成王亦未敢訓周公尙書凡今文作順者古文皆作訓順之爲言從也訓則順之段借訓則訓之形譌段氏尙書撰異曰玉篇古文信作訃集韻作訃從言從立心與訃訓皆形近成王亦未敢信周公鴟鴞之詩也此說作訃於誼亦通武進莊氏述祖同之信從鴟鴞之詩者三監已平東土已集嘉禾之天庥已至區區淮奄自可不勞師而定何至有下民侮予之亟何至有拮据瘁瘡之苦傷翹漂搖嘒音之感以大聖處小醜以事後追旣往若憂危不可旦夕者然此成王所未敢信從詩意者一也曰予未

有室家又曰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皆志在遷都作雒夫舍文
武豐鎬之安而爲勞民動眾之舉非有般庚圯河之迫而同太
王去邠遷岐之事此成王未敢信從詩意者二也徹彼桑土綢
繆牖戶則志在制禮作樂以爲億萬年苞桑之固夫三后創基
於前予小子止當守成於後不沿襲而創造後人能勝前人乎
得毋謙讓未遑乎伊尹曰予弗狎於弗順成王之未能順周公
猶太甲之未能順伊尹童心未去畏難苟安以聖王之事爲非
己所及誠恐一旦盡從公言則心日勞身日瘁焦然無復爲君
之樂此未敢信從詩意者三也未信從殷頑未革之說將日侈
未信從作雒遷都之說將日佚其尚可進於耿光大烈乎聖人
之於天道賢人有所不知卽二公殆亦未之深喻吾於君奭不

說見之矣吾於度邑解武王憂天保未定不遑假寐獨以告周公見之矣史記周公告二公曰三王之憂勞天下久矣於今而

後成我所以攝政者將以成周

詩箋曰幸無毀我巢我巢積日累功作之甚苦故愛惜之也時

周公竟武王之喪欲攝政成周道致太平之功成王不知其意云云案此詩鄭箋謬誤至多節取此數語者鄭曾注尚書大傳又習韓詩此今文家舊義偶用其意耳書大傳曰周公將作禮樂優游三年未能

作將大作恐天下不我知將小作恐不能揚父祖德業乃先營洛以觀天下之心鴟鴞之詩正優游三年不能作之心事也觀王德未成殷頑未革祈天永命之基未固文王之德猶未洽於天下使後世論者曰禮樂則謙讓未遑甚至王霸雜用逆取順守慙德於禹湯遜隆乎虞夏卑之毋甚高論繼志述事之謂何其可以告我三王乎得不謂墜天之降寶命乎富貴不與驕奢

期而驕奢至驕奢不與喪亡期而喪亡至使嗣王不知稼穡之
艱難乃逸乃諺旣誕惟耽樂之從浸蹈太甲之覆轍其又可以
告我三王乎得不謂墜天之降寶命乎眾人以不得天下爲墜
天之降寶命聖人以雖得天下而不獲堯舜其君民爲墜天之
降寶命鴟鴞與七月同列於豳風與無逸同誨於成王無非動
其敬天命畏民暑而易其逸豫宴安之志何暇追計於小腆之
靖流言之寢徒以鴟鴞斥武庚乎韓詩章句曰鴟鴞鷦鷯鳥也
鴟鴞所以愛養其子者適以病之徒知堅固其巢不知託於大
樹茂枝反敷之葦萑風至萑折巢覆子破是其病也

文選

毛傳

鴟鴞鷦鷯鳥也無能毀我室者攻堅之故也口病手瘡故能免
於大鳥之難趙岐曰鴟鴞小鳥也刺邠君曾不如此鳥此小鳥

尙知及天未陰雨而取桑根以纏縣牖戶文選張俊表曰鴟鵂
卹功愛子及室易林曰鴟鵂鵂治成遇災綏德安家周公勤
勞是四家詩皆以爲鴟鵂自言爲周公自比不以爲惡鳥斥武
庚說詳詩
古微天下小安宴然無虞處堂巢幕謂已有室家皆所謂

託居於葦蒿而不知綢繆於桑土致巢雖新愛子雖恩風雨漂
搖禍來自門以此思危危可知矣無皇曰今日崇樂乃非民攸
訓非天攸若其亡其亡繫於苞桑爲此詩者其知道乎其知作
易之憂患乎成王生於深宮之中未嘗知哀未嘗知憂未嘗知
危未嘗知懼執詩不悟而執書始泣天變懼其外金縢告其內
始知二聖人之畏天命憂天下若是其岌岌也始知太王以來
多難興邦至今日其未艾也予小子偃然不知猶有童心厝火

積薪之下而曰天下已安已治矣何怪公之嘒嘒其音乎自新

以迎天意

鄭孔新迎如字馬鄭說以親迎反風爲成王迎周公而歸夫風雷一時之事西京反東土千里而遙安能

立刻迎還與成王郊相見乎故迎還而

後攝政攝政而後出征之說斷不足信

郊天以謝上帝以玉幣

告天也用今文說卽所謂禮亦宜之者也

遷改速乎風雷鄭注引易傳曰陽感天不

旋日天子行善以感天不同旋經日斯之謂也翻然東徂以親

周公之誨以躬踐奄平淮遷蒲姑之勞營洛遣倅獻圖告卜明

明穆穆精白一心以仰繼三后在天之志詩頌之曰成王不敢

康夙夜基命宥密洛誥曰我二人其貞公其以予億萬年敬天

之休蓋至是而成王與周公咸有一德矣人知征四國爲公之

功不知使成王能化四國始爲公之德故曰周公誅四國之後

大化乃成至於刑措

漢書王莽傳

夫孰知其憂勞拮据綢繆壹至此

乎夫孰知其使成王自怨自艾處仁遷義乃至此乎知鴟鴞與
七月同在豳風之志則知無逸之志并知訪洛敬之小惑之志
并知文王望道未見武王未遑假寐周公坐以待旦之志并知
多士多方梓材召誥洛誥之志故孔子讀是詩而歎之曰爲此
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苟第皇皇於一身之流
言而國家之治與未治王德之成與未成曾不干於其慮曾若
是爲知道者乎毛詩序曰鴟鴞救亂也若全詩皆爲周公自救
何與於救國家之亂乎季札聞歌豳曰美哉樂而不淫其周公
之東乎不知稼穡之艱難而或淫於觀於佚於游於田斯樂而
淫矣樂以天下憂以天下又何淫之與有讀詩者如讀書讀七
月鴟鴞者何必更讀無逸乎孟子論是詩亦曰今國家閒暇及